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6
29 September 1989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四届会议

第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马德利高一尼尔托先生 (哥斯达黎加)
(副主席)

-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将军阁下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 (续)

下列代表发了言: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杜马先生(法国)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15分开会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现在请巴拉圭共和国总统讲话。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仅代表大会欢迎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罗德里格斯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在向第四十四届联合国大会发言时表达我对出席这一讲坛的由衷高兴，这一讲坛在当今政治世界上具有深远意义。

我想对您尼日利亚共和国代表大会主席约瑟夫A·加巴将军表示我的敬意并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祝愿会议在您老练能干的领导下获得成功。

我还想对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我最诚挚的问候，他是美洲杰出的代表，为世界各国的团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值得我们的钦佩和感激。

我想代表巴拉圭人民和我自己向所有光荣出席本届大会的代表和人民表示敬意和问候。我还想向他们的领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并希望他们遵循自由公正的宽阔大道，给全人类带来和平和繁荣。

自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巴拉圭一直努力效忠于《宪章》的崇高原则，尤其是效忠于那些保障和平解决争端，保障有利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福利的持续发展，保障所有国家根据在法律、全体人民自决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享有平等地位的行动。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及今天到现在为止，已有可能结束波斯湾的冲突，提出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促进安哥拉、南非和古巴的和平协定。

由于我们增加了对产生一个依靠理智而不是武力的国际社会的能力和意志，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满意的结果，我们相信，正如《旧金山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那样

世界所有国家必须遵守下列决定：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及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这就是我们深切关注在我们地球上各地区暴力泛滥的原因，这种暴力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种族偏见和产生有害而危险的歧视的理论。我们热切希望，我们能够结束战争、冲突和残酷迫害在世界某些地区它们已成为永久性的灾害。

必须毫不迟疑地恢复理智，努力在我们的文明中消除世仇残余，这种世仇只能使我刚才提到的《宪章》条款毫无价值。

因此，我愿意支持为使朝鲜统一的努力并希望解决纳米比亚长期的冲突。

我们发现很难在美洲这一块在思想和感情上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大陆上结束无休止的自相残杀，自相残杀已经毁坏了一切，使土地荒芜，给兄弟国家的历史蒙上了阴影。这使我们伤心。我们特别想到萨尔瓦多。如果我们要想制止在这一崇高国家和在那些今天枪声不绝于耳的国家中的流血，任何努力——或大或小、或简单或复杂、或临时或永久——都不会是徒劳的。

与国家之间或同胞之间的常规战争同样严重的是当前恐怖主义行动造成的恐怖。今天，恐怖主义灾祸可发生在任何地方，玷污任何国家的光荣传统。恐怖是没有国界的，在此，我必须对西班牙、秘鲁和哥伦比亚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即使我可能忽略了其他国家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充分意识到一些国家的政府作出了恰当而痛苦的牺牲，以通过法律手段并在适当尊重人权的情况下同这种非人道的和可憎的恐怖主义行为作斗争，并制止恐怖主义。

我们衷心支持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杰出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博士勇敢而坚决地作出决定，在哥伦比亚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毫不妥协地继续进行这场斗争，这使我们深为感动，我们希望表达我们最热烈的支持。

我要讲清的是，我们谴责无法无天的武装匪徒的恐怖主义，同时，我们也由衷地谴责国家制造的恐怖。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和人民法庭宣判的处决同样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深恶痛绝。

我们无条件地站在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一边，全力谴责可憎的毒品贸易。我要借此机会向大会宣布，巴拉圭作为当务之急，支持并将继续支持为毫不怜悯地摧毁可恶的毒品贸易而在国际社会内采取的各项必要措施和行动。

我们国家同样不能幸免于这场灾祸，因此，我国政府一旦接到关于秘密生产大麻的情报，便会着手摧毁大麻种植田，办法是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飞机，从空中进行烟熏。我们采取了果断措施，消除任何一种大麻贸易。我国政府将不允许毒品和毒品贩运者从巴拉圭的土地上经过，在经济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将采取一切手段，制止和消除这一事态发展。

我借此机会请求各会员国给予最广泛和最积极的合作，以实现我们制订的目标。我还希望宣布，我们乐观和同情地支持布什总统关于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同毒品作斗争的坚决决定。

在谈及其他引起我们关注并必将加以讨论的国际问题之前，我必须提到我们的国家巴拉圭。在巴拉圭，自从1989年2月3日以来，某些众所周知的事态发展改变了它的政治轨道。这些变化与联合国的一些基本原则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这些原则关系到联合国的基本目标，或许指向了命运本身。人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历史很少按照政治学的假设演进，因为在不幸的环境下，会出现人力无法抗拒的局面。

在巴拉圭，我们充分意识到需要对我们的国内政策作出重大改变。

虽然在最近的几十年中，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的变革，特别是在重要的公共工程方面，但同样，长期行使个人权力以及在权力基础上兴起的特殊利益集团确实对巴拉圭的政治机构造成了明显和逐渐的损害，玷污了我国的国际形象。

任何旨在推翻凌驾于政府之上的个人专制的战略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只有这

样，才能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求得实现预定目标。因此，今年2月2日和3日，国家武装部队在我的直接指挥下，采取军事行动，推翻了压迫人民的专制政权，解散了作为当时权力结构的一部分的议会。

我们在并未采取任何影响当时政治和法律结构的特殊措施的情况下，立即着手利用一切现有手段尽快地建立新的民主结构。这就是巴拉圭共和国目前所走的道路，它得到了我国所有政治舆论界和军队的一致支持。

本届政府刚刚组成之际所出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许多因政治原因被迫居住国外的我国公民未受任何限制自愿回国。对新闻界和电台的所有限制已经结束。曾经关闭的那些新闻机构和电台在二月三日那天也恢复了它们报道巴拉圭公众舆论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在二月三日事件之后，根据宪法又举行了选举，选出共和国总统和国民大会成员。修改了选举法以允许所有政党参加一个公正的民主进程。

共有十二个政党响应了本届政府的召开，有些政党是在新的政治局面中诞生，多达8个政党竞选共和国总统这一职位和上下两院的职位。

今年五月一日举行了大选。竞选运动非常激烈，但是每个候选人都享有充分的保证并未受到任何限制。这次选举给巴拉圭带来了一个新的民主时代，他使我国所有公民能够参加建设新巴拉圭的工作。

在行使宪法权利的初期，我国行政机构同国民大会一起努力废除了所有限制公民政治自由的压迫性的法律。在这方面，本届政府采取的第一个立法措施就是批准了《哥斯达黎加圣约瑟人权公约》，这是我国二十年前所签署的一项公约。

在与恢复巴拉圭形象有关的遵守国际条约方面，我向国民大会建议批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5年12月9日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省签署的《美洲国家禁止和惩罚酷刑公约》和《妇女政治权利公约》。

我国政府为巩固民主体制打算直接选举地方市政府。另外一项首要任务是呼吁全国修改现有宪法以便使巴拉圭人民在平静和理智的辩论气氛中通过一部新宪法，来保障民主和共和体制，并一劳永逸地消除任何恢复独裁的企图。

巴拉圭本届政府最重视的政策是与其相邻的普拉塔盆地中的国家实行有效的真正一体化，并实施一项更有力的计划来联合不仅是南部的国家而且是所有南美大陆上的国家。为此，我在不同的场合有幸会见了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秘鲁和乌拉圭的总统。我希望能够与美洲其他国家总统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能够理解巴拉圭政治变革的真正意义及其明确无误和不可逆转的向民主推进的工作。

根据普拉塔盆地各国所签署的条约和拉丁美洲一体化组织所签署的条约，我们实行了寻求一体化的积极政策，在此方面虽然路途还很遥远，但是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相互贸易的条件，我们正努力使我们各国的工业一体化，我们正寻求对我们各国共同利益具有更深的了解，此外我们还增加了同我们各国之间的通讯往来。

我国同巴西在伊塔普阿所建立的两国水电站和与阿根廷在亚西雷塔正在建立的水坝都是这一一体精神的典范。此外在过去一星期中，普拉塔盆地国家的总统已同意在巴拉圭、巴拉那和普拉塔河上建立一条国际水道，以便利用这些水道来促进水上运输，便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各种产品向大西洋的运输。

目前，这一重要的工程计划正由熟练的技术人员进行研究，并且得到了美洲国家发展银行的支持。这一水道无疑将对那些得益于其发展的那些国家产生很大效益。

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将从这一通向海洋的水路中得到很大益处。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指出巴拉圭和玻利维亚是内陆国家。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只有这两个国家受这一不利条件的限制。这一条件不仅应为美洲国家所注意，还应为世界各国所注意。

为此，我认为海洋法是法律方面的一大成就，这应归功于那些从其海岸中获得很大收益的人民的才智和政治意愿。

不过，只有不到20个的内陆国家在海洋法中享有平等权利（海洋已正确地被称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各国间的真正的国际团结才会具有现实意义。

尽管陆锁国从现有国际运输协议中受益，但这些国家的经济需要海洋的资源，洋海的宝贵财富不能继续成为沿岸国专有财产，而应当使濒临其水域的整个大陆受益。我国每天都面临着陆锁问题，认为现在也许应当就同欧洲、亚洲和非洲其它的陆锁国一道采取国际行动达成协议，这些国家同我国一样，不仅希望能够方便地出入海洋，同时也希望从海洋得到上天置于海水中的财富。

现在，我希望谈谈我们这些国家的外债问题。外债的负担继续威胁着其人口正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广大地区的经济复苏。尽管为进行一贯需要付出高昂社会代价的内部调整作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收入水平方面出现了巨大的缩减，贫穷的指数和破灭的希望增加，而国际金融社会却往往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

我想借此机会，在这一崇高的论坛前谈谈我们半球新兴的民主国家如果依然无法解决本国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社会与经济问题而会遇上的巨大风险。这些问题的解决将需要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国家慷慨的合作。一些国家已在经济增长方面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因此有责任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如果由于这些国家的漠然无视或熟视无睹而在走向民主的征途中倒退的话，那将是危险的，充满着无法预料的后果。对拉丁美洲来说，八十年代是充满麻烦的十年，拉丁美洲面临着外国资本投资水平急剧下降的问题，这一下降削弱了这一地区刚刚形成的经济实力，使债务国在面对着从微不足道的国内储蓄中为稳定和随后的增长提供资金的问题同时额外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自一些债务国进行了初步的结构调整以来，已有足够的时间使我们能够说，仅靠在国内作出牺牲不能最终解决使许多国家依然深陷其中的经济危机。

尽管巴拉圭所处的并不是一种极端的局面，但我们也面临着债务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最近已就我们外债的一个重要方面同另一拉丁美洲债务国巴西联邦共和

国重新进行谈判。我们进行调整的条件可以被看作是表明了下列事实，即如果具有为寻求解决办法进行合作的政治意愿，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我们看到，在寻求办法解决外债问题方面重新对话已出现了给人以希望的迹象。我们呼吁国际金融社会及工业化国家政府坚持不懈作出共同努力，以加强发展中国家生产与金融的结构。这一共同努力不仅将使债务国受益，同时也使那些希望——确实；他们应当希望——世界繁荣昌盛、而不是一穷二白的债权国受益。普遍的贫穷不会使任何人获得合理的繁荣。

我国是一个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我们经济的严酷局面依然需要投资的支持和推动。作为交换，我们拥有肥沃的土地，温和的气候和巴拉圭人民的力量。我国为外国企业的生产投资敞开大门。这些企业将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这一政府所遵循的明确政策是建立一个社会市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并确保这些企业能取得合法收益。我们在绝对诚实和行政上廉洁的气氛中为外国企业的投资提供充分的保证。

在如此具有资格的人士在场的情况下，我深受鼓舞，在这一崇高论坛作此宣布。我相信我的巴拉圭同胞的才智与天生的善意，他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我们汇聚力量，采取现实的态度，那就能够促使债务国和债权国、多边金融组织与繁荣昌盛的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寻求以在社会上可接受、在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条件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从而消除威胁到许多国家充满希望民主进程的危险。

生产型的经济，特别是象我国这样相信农业和养牛业的国家的生产型经济面临着环境恶化造成的严重危险。在这方面，我希望表明，我国政府对保护象我国具有的那样资源丰富的自然环境表示关心。我们呼吁国际合作，以便利用资源和经验保护巴拉圭肥沃的峡谷，茂密的森林和物产丰富的河流，以便未来数以百万计将同我们一道分享美洲最美丽的地区之一的土壤的人们拥有一个能够提供健康与不受污染的生活方式的自然环境。此时此刻，巴拉圭可以在一块能够更为慷慨地提供财富的土地上兼顾到工业进步与不受污染的天空。

巴拉圭一往无前地向着政治民主化迈进，目前面临着社会和文化贫困的挑战，它影响到占人口多数的年轻一代。

我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六十九不足三十岁。我国的文盲率很高；我们没有力量提供足够的高等教育；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内还很落后；而且我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

我们期待着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兴趣与我们合作，来解决我们社会结构的缺陷。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内，得到更多的援助，以便我国在进入下一个世纪之前甩掉我们从今年2月3日被取代的政治制度中继承下来的令人不安的状况。

我国政府对于联合国开发署分配给拉丁美洲地区的资金不断减少表示关注。不久将开始就联合国开发署1992—1996年第五个方案周期的资源集资和分配进行磋商，因此我希望阐明我国立场。我们觉得，开发计划署分配给我们地区的份额必须至少保持在今天的水平，以便扭转技术援助不断下降的局面。我们需要此种援助来进行发展，在我们经济比较薄弱的国家尤其如此。

我代表我国政府，对于联合国开发署对我国政府高度优先的请求，例如在土地改革领域内和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方面的请求所表现的灵活性和反应速度表示满意。

我们相信，通过国际合作，我们将在社会和经济民主领域内取得进步，这是目前在巴拉圭进行的有益的政治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时巴拉圭政府和人民正在巩固对各项自由的最广泛的实际保障。

象我们这样一个以创造永久和平条件为宗旨的组织必然要在每年的议程中列入裁军问题。所谓的列强已经特别强调和关注这个问题；然而，我们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必须把军备水平压到最低限度。要么是理智，要么是恐怖的平衡，不论我们从什么立场出发，二者必有其一，最终决定军备水平。

对于核灾难的恐惧促使超级大国走上理智的道路。对一个博爱占上风的世界

界的希望不能不使我们这些没有力量摧毁我们星球的国家感到欣慰。

最近，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的时候以令人难忘的语言概括了整个裁军问题。他说，“战争本身是不理智的，和平解决冲突的原则是唯一符合人类身份的选择”。

人类的生存常常有风险，但理智和良知可以控制风险。我就是这样来理解这个益日重要的组织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将在追求全人类牢不可破的团结的过程中给这个组织以热诚的支持。

我将带着这里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到我的国家，因为我有幸在大会上讲话，而且简要地表达了我国政府对我们时代所面临某些问题的观点，以及巴拉圭人民所珍惜的希望：每天清晨随着热带太阳的升起，都将为世界博爱和幸福带来新的希望。

在我们走上人类和平、正义、自由和博爱这一漫长道路的时候，这些时光不会白费。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巴拉圭共和国总统所作的重要讲话。

巴拉圭共和国总统安德烈斯·罗德里格斯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以俄语发言): 作为出席联大的苏联代表团团长, 我的任务得到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两次重大讲话的很大帮助。这两次讲话是关于在人类世界发展的这一关键阶段中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时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在这个时代中, 联合国正在离开冷战, 进入自己发展的和平阶段并肯定一种基于对安全的全面考虑的新政治秩序。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对本组织过去一年中的工作所作的深刻的分析性报告以提出了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维持力量的作用正在扩大的令人信服的证据,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大的新主席, 尼日利亚代表戈巴先生在大会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一点。

许多代表团团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深远的有新意的想法。昨天, 我们仔细地听取了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讲话。我们认为他的讲话中有许多极为重要和有趣的想法。

象往常一样, 在联大召开常会的日子里, 世界社会的代表在一起重现了一幅过去一年中人类生活的全景。其中最突出的思想是和平与安全。其理想画面是公认的人类价值观念与国家利益的和谐一致。

在对这幅宏大的画卷作出我们各自国家的贡献的时候, 我相信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的一部分。不幸的是, 总的画面在几处因一些裂缝而遭到破坏, 影响了画面的完整性。在过去一年中,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状况其情景是相当矛盾的。

当然, 中心观念仍然未变。同时, 在我们想到——这种提醒是恰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 作为人类思想和痛苦的产物的主题也没有改变。那就是把我们共同的方舟导向新的彼岸, 以我们共同的愿望制定其航程, 避开可能摧毁它的风暴。

但是，一些新的事态发展引起了忧虑。并不仅仅是由于世界的航船还没有渡过险恶的海峡；而是由于它遇到了新的可能给它以致命打击的危险。

二十世纪释放了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极大的能量。这已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它能够并且正在创造奇迹，用历史上惊人短暂的时间把整个民族社会从落后与贫困中解救出来。它给世界镶嵌图添上了越来越多的进步与繁荣的新的因素。然而，同样的民族力量如果表现为自我膨胀和自私自利，就经常会引起侵略和扩张，为谋取自身利益而损害他人。

在这里就产生了各国自卫的问题，它们的切身存亡、维护它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征的问题。行动会激起反行动，这种反行动有着一些非常矛盾的形式。离心倾向正在压倒向心倾向，从而打破了极难建立的世界关系的平衡。

这把我们注意的焦点从传统的国际问题转移到国内和种族间的冲突。现在很清楚，一些国家的内部纠纷把动荡带到广大地区，区域动乱震撼了整个世界。黎巴嫩就是一个例子。通过一项解决方法处理外部问题常常比解决其内部条件容易得多，这清楚地反映在阿富汗和柬埔寨。

今天，“国家内部”的概念常常对“外部”的概念有影响。然而，困难的是渴望获得更好生活的世界的孤立部分的眼光未能越过山脊、丛林、土丘和它们自己本国山水的其他特征而看到可能从这样一种十分局部的观点中客观产生的对它们自己生存的威胁。

同样，那些想以牺牲别人来获得繁荣的人看不到他们自己的生存也受到威胁。

这使我们看到部分对整体和国家对人类的责任问题。这把协调世界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列入我们的议程。

在这里需要作一些澄清和解释。

普遍人类价值的最高地位和对世界社会普遍规则的遵守是我们时代所必须的。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客观要求，它的趋势、性质和状况使人类别无选择，只能拒绝传统的两极分化。这是作为新思维的概念和实际政策基础的公理。当然，它无法在一夜之间解决现存的矛盾，但作为一个开始，它能够减缓这些矛盾。

至于普遍人类价值的优先地位问题，我们也意味着各国作好接受这一点的成熟的准备。当这一成熟还未达到时，当本国的设想与共同利益混淆在一起的时候，国内的冲突直接助长和推动了全球毁灭进程。

现在我仅强调这一点：选择的自由仍是一国最高价值中最重要的。每个国家都可自由地选择其自己发展的方式和方法，但是要以负责的方式这样做。它不能把自己锁在本国私利的黑暗的屋子里或忽视其它人民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自由并不意味着对别人的不负责任，因为归根结蒂那将意味着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现在应当最终认识到不是所有手段对实现甚至是最崇高的目标来说都是好的。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毒品贩运、恐怖主义的危险。国际社会谴责并禁止这两种现象。我们同样需要对任何暴力采取果断行动，不管其动机或借口是什么。国家对其自己人民实行的暴力必须被彻底排除。以国家、民族或宗教理由采取的暴力不能再被容忍。

我再说一遍，我们赞同选择自由。但是，我们拒绝把其解释为纵容使用任何手段、犯下任何罪行或流血。不能以牺牲别人来寻求自由。不应支持或同情容许侮辱其他民族或使用恐怖主义、野蛮和非人道手段发动斗争的所谓运动。

令人遗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五十年之后，一些政治家开始忘记其教训。但我们记住，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并没有阻止各国和政府携起手来在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面前捍卫普遍人类价值。那场战争中的分界线不是以意识形态划分的，而是以道德的规则和对道德的态度划分的。苏联、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和人民站在同一个阵营中，并肩战斗，拯救了文明。

挑起战争的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最极端和丑恶的形式。德国纳粹主义在复仇主义的旗帜之下前进。现在复仇主义的势力正在再次活动起来，并谋求改变和破坏欧洲战后的现实，我们有责任警告那些有意或无意的鼓励这些势力的

人。 复仇主义运动是危险的，与和平征途背道而驰，布什总统昨天在这里提到了这一点。

在表示尊重健康的民族运动的时候，让我提一下国家的一个现代的概念。 它给一个国家下的定义是一个集体的人格，享有某些权利，在许多方面类似个人的人权和甚至有时候雷同。 但是，有权利就有责任，对个人或国家都是如此。

联合国的任务是在世界的人民中提倡民族愿望的相互依赖性和人类共同福利的观念，并鼓励各国负责任地采取行动。

苏联的这一根本立场清楚地反映在我们的双边接触中。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将允许我自己谈谈美苏对话只是因为我相信其重要性远远超越了两国的疆界。 苏联领导人认为，这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个获得清楚理解的对世界社会的责任。 因此，我对我们与布什总统和贝克国务卿的会谈成果的描述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报告。

这些会谈表明双方日益认识到有必要为了人类的福利进行合作并日益相信这种合作、这种交往是可能的。

关于举行苏联和美国最高级领导人之间会谈的协定表明，我们在解决一系列重大双边和国际问题时走了许多路。 将需要在最高一级作出重大努力来达到缔结条约的目标。

我特别指的是为削减50%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所作的准备。 我们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解决这一协议中关键问题的各项选择：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空间和远程海上发射巡航导弹的条约。 我们的伙伴们在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为我们作了让步。 有关其他悬而未决问题的立场已经彼此接近。

我们认为，到明年举行最高级会议的时候——也许在晚春，也许在初夏举行，我们可能已经转过了减少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道路上的最后一道弯。 这是一个真正的前景。 1974年和1976年关于核爆炸的《条约》议定书也可以在最高级会议上签署，使它们能够在此之后很快生效。 我们相信，最高级会议将强有力地推动

关于欧洲武装部队和常规武器大幅度削减的会谈。

我们欢迎昨天布什总统提出的关于化学武器的建议。这一建议与苏联领导人的倡议普遍一致，它向我们表明，我们具有使人类摆脱这些野蛮武器的共同愿望。

苏联准备与美国一起进一步采取行动，在多边公约缔结前承担共同义务：停止生产化学武器，这一点我们已经做了——我这里也指的是二元武器；在双边基础上，大幅度削减或彻底销毁苏联和美国的化学武器，将此作为全面销毁化学武器的一个步骤；在任何情况下放弃使用化学武器；建立停止生产和消除化学武器战剂的严格核查制度。我认为不需要指出所有这些将给整个世界的气氛带来多大的益处。

除了安全问题，苏联和美国的议程还包括人道主义合作问题、区域问题以及环境和经济发展领域中共同努力的问题，这反映了集中各国和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进程。

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苏美关系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外建立，不可能脱离人类共同的问题。

我们在华盛顿和怀俄明进行的讨论推进了我们所作的努力，消除了对待个别利益和共同利益态度之间的差距。但是，还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消除政治目标上的分歧，因为这种分歧威胁着我们所有人。

让我们以核武器为例，对形势进行审查。为什么核武器非常危险？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具有彻底的毁灭能力。它们不能使人接受是因为它们扩大了国家和普遍利益之间的鸿沟。当一些人的民族自私心受到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伪装的世界核优势思想的驱动时，各国平等和世界统一就变成了空谈。

我认为国际社会还没有理由骄傲自满或沾沾自喜。核威胁仅仅由于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而减少了。

我们相信依靠核武器并不能给国家利益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是通往更民主的国际关系道路上的障碍。只有彻底消除核能力才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安全。

主张核威慑的人并不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以所谓最低

核威慑概念作为回答。我们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不过仅仅是胆怯的一步，这一步还是可取的。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明确最低核威慑的含义和多大的能力才能被认为是足够的能力。

苏联建议上述问题可以在核国家以及领土上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会议上讨论。

当然，之所以有人坚持核威慑的概念，不仅是因为不顾义务而过分强调国家权利和利益，而且也因为缺少信任。这一问题不宜轻易打发。

摆脱这些恶性循环的办法何在？就在于坚持开放，在于建立深入核查的广泛基础设施。如果我们需要相互威慑，那么就让威慑具有透明度，并且可以进行核查。

为此目的，苏联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所有核国家都参与缔结关于减少核战争爆发危险措施的多边协议。制订这种协议的详细讨论可以以磋商形式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进行。

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再次提出停止和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这是问题中的问题。尽管绝大多数国家已表达了它们的意愿，为什么我们仍然不能停止这种试验呢？因因有人想不惜代价地维护他们的优势。

苏联根据其对社会承担的义务，已修改了自己的核试验计划，减少了爆炸数量和当量。

但是，我要指出，一个国家所做的努力还不足以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可能性。首先，苏联随时准备恢复暂停所有核爆炸的做法，如果美国也这样做的话。第二，现在终于该是结束裁军谈判会议陷入的程序僵局并具体讨论彻底禁试问题的时候了。第三，现在我们正在考虑扩大1963年《条约》的可能性，使其包括地下核试验，以此作为实现禁试的一种可能办法。

现在迫切需要对停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进行核查。我们已宣布今年我们将停止生产浓缩铀，1987年我们关闭了一个生产武器级钚的反应堆，我们还打算在1989年和1990年再关闭一些这种反应堆。到2000年，所有剩下的反应堆将被关闭。

此外，苏联还建议所有核国家都应当开始准备缔结关于停止和禁止生产这种物质的协议。我们相信在对是否遵守协议进行核查过程中，运用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的丰富经验将被证明是有用的。

看来似乎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过程也可以表明武器不能保证安全——武器越多，侵略的危险越大。然而，战后四十五年来一直是在军备竞赛中寻求安全的。直到今天我们才开始理解欧洲需要一个根本不同的安全概念，这是一种越来越依赖于政治手段的安全，而且只能依靠必要的最低数量的武器作为一种保障。

《维也纳协议》预示了一种新的欧洲形势，它开辟了人道主义合作以及人民之间、思想和情报交流的广阔前景。它展现了欧洲思想将在信任和开放基础上确立的前景。但必须为此做好基础工作，清除欧洲大陆上数量过多的武器。这一工作已经开始。

每当谈判者不把他们的责任推卸到幕后，每当他们真诚地想要平衡他们的利益和他们伙伴的利益的时候，就能取得进展。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华沙条约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之间有关在欧洲减少武装力量和常规军备的维也纳会谈。

北约国家响应我们联盟的倡议，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建议，朝着接受华沙条约国家的立场迈出了大步。在参加制订从质量上属于新一代的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欧洲进程的平行会谈中，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方针，要求采取一整套这样的措施，并把这些措施扩展到空军和海军活动的领域中。

谈到每个国家对国际社会义务的问题时，我认为有责任强调指出，不愿意参加有关削减海军力量的积极会谈本身就是玩忽这些义务的表现。把海军力量排除在削减武装部队和军备进程以外将有害于普遍安全。海军力量的问题可以在特别磋商中讨论，由所有有关国家，首先是主要海军国家参加。他们将在这一范围内讨论相互关心的问题，就今后谈判的机制和最后目标，以及如何逐步实现这些目标交换意见。

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辩证法紧迫地要求就战术性核武器问题开始会谈。看来情

况并没有陷入僵局。可以由苏联、美国、联合王国、法国和其他安置了这些武器的国家之间就这一整套问题进行一场深入的讨论，找到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北欧国家同意就战术性核武器问题开始会谈，苏联作为响应，将进一步单方面减少我们在欧洲的战术核导弹。

多边讨论导弹扩散问题的时机也已成熟。将近20个国家已经拥有这类武器，而且，进一步地理扩散的趋势依然很严重。

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可以设立障碍，在全球范围内排除作战导弹和有关技术扩散的危险；第二，不能影响各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正当利益。

现在，世界上每个国家也不能同武器告别；然而，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放弃无限无止的国际武器转让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也应该在这里强调开放和公开性的原则。苏联重申愿意参加建立一个联合国武器贸易和转让登记的工作，包括确定参数的工作。

防止战争的思想在一些国家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际表现的时机已经到来。苏美两国有关防止危险的军事活动以及和美国、联合王国、西德和法国有关防止公海意外事故的一系列协定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缔造和平手段。

根据同样的精神，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同意，不久将就结束两国的军事对峙开始会谈。苏联表示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参加这一进程。

一个文明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苏联打开许多秘密的封条，向国际社会展示所有苏联武装部队核军备的裁减、他们的力量、苏联军事预算的规模等方面的详细资料。

我们在此重申苏联的立场。我国的最终目的是不在国外派驻一个苏联士兵。然而，谈到平等责任的问题，让我们有力的谴责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继续包围我国——而且不仅仅是我国——的形势。

苏联从根本上重视把国际事务中单独的建立信任的措施、开放和公开性变成一个全球的开放政策，使其成为全面安全与国际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总统布什先生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我们喜欢这一建议。苏联欢迎和支持这一建议，呼吁打开所有的陆地、水域和外层空间：让我们也开放陆地，开放海洋，开放空间；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彻底的透明，达到必要的信任程度。

虽然，我们把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定，给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在两伊前线结束敌对行动和柬埔寨问题对话中的建设性动力都视为外交政策的成就，但是，我们还不能说积极的趋势已不可扭转。

让我们感激地向本组织致敬，感谢它所作的维持和平活动。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组织的独特作用，这一作用不仅仅是防止冲突扩散，而且在保障世界秩序的稳定中达到一个质量上新的水平。当今的世界秩序具有更广泛的内容。我们已经牢牢地把经济安全确定为世界秩序的支柱之一。

苏联同其他国家一样关心——这种关心是完全有理由的——并支持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措施，即不结盟国家运动在贝尔格莱德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措施。少数国家继续决定许多国家经济生存的条件。那些热衷于发号施令的人应该认识到，目前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带有这一场灾难的危险，但这场灾难将涉及每一个国家——这样说并非夸张。

各富国似乎不必担忧，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良好。富国似乎也无可指责，因为表面上他们的财富便造成了慷慨。在1988年，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高达900亿美元——这笔数字确实不小。但是，在同一年，发达国家通过还债付利从发展中国家那里收到的数目比这一援助还多500亿美元。这是历史上穷人的资金流入富人的口袋的最大数目。

因此，富国实现繁荣并不是没有穷国的帮助。而且，这不仅仅是显然的不公正的问题。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不可能永远经受这种差异的考验。

军事生产的巨大开支也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健康，这种生产耗费了民用部门的巨大物质和智力资源。鉴于目前已经出现了限制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前景，我们现在必须着手改变这一状况。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并依靠所有国家的经验。

仅仅是一代人的时间，人们就亲眼看到了政治协定与环境保护的相互结合，从而为人类推出了政治生态学。然而只局限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掌握这门科学。

政治生态学需要通过联合国，通过强化其主要的环境部门以及联合国组织的相应机构在最高的政治层次作出紧迫的全球决策并使各国的努力彻底地国际化。鉴于我们所谈论的是国际安全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要补充一点，在解决各种问题和在使用透明度和严格国际监督等手段时，需要有安全理事会的介入。

将在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建立普遍合作和制定出一项文明的环境行为法规方面，无疑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呼吁在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这一级别上召开这次会议。

在为生态安全概念的主要原则确定定义的时候，苏联认为裁军、经济和生态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参与实施环境保护战略的过程中，苏联制定了加速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把本国经济纳入世界经济、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科学技术交流轨道上的各种规划。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工作并建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与他们以及联合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粮农组织的合作不仅对我们有利，而且也有利于整个国际社会。

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向前着，即着眼于当代世界的积极发展进程和稳定。即使在出现了影响我们的直接利益和我们有幸作为其一个成员的国际社会利益的某些变化的情况下，这一方针也仍然不会改变。但是，我们对自己公开宣布的原则仍然忠实不渝，并且继续申明决不应以武力来践

踏国家的选择，同时也不能通过威胁使用武力或借助于干预、封锁以及其他制裁来实现稳定。

我们对波兰共产党在选举中受挫并不怀有热情，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同样，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克服这场危急也是世人皆知的事。然而，我们看不出根据波兰人民的意愿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这一事实对我们会有任何危险。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决不怀有任何偏见。我们希望他取得成功并准备与他进行最积极的合作。

容忍乃是文明政治行为的准则，但是，如果这是我们对波兰现政府应有的态度的话，那么为什么其他人对诸如古巴这样的国家采取如此不宽容的态度呢？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能有一个非共产党的总理的话，那么在一个西方政府中出现一个共产党首脑为什么就应被看作是异端呢？这也是我们不应当排斥的问题。

传统分界线的时代即将结束了。只有一条路线依然存在，这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奔赴一个共同目标。

威胁各国的并不是人民意愿的表现，而是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不宽容，沙文主义和极端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只有在他们制造暴力并破坏国家和人民生活稳定的时候，就应动用合法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机制。

然而，不管我们对比较可取的社会发展途径的看法多么不同。我们对人类未来和文起生存的共同责任也有着极其深刻的了解。我们知道，只有我们齐心协力，才可能脱离危险，因为，发展和繁荣的孤岛将不可避免地落在落后和贫穷的海洋之中陷于灭顶，因为当整个人类有病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也不可能幸免。

这些命运攸关的相互关系只有一条出路。据我们看来，那就是国际社会更加自觉地朝着普遍原则和国家原则之间的和谐一致的方向前进。实现这一目标并非轻而易举，但是是有可能的。我们之所以说它有可能，是因为世界的崩溃是无法想象的。这一目标之所以有可能实现，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共同生活在这样

一块土地上，在那里各国的努力都汇集成一股“能量”。

联合国正是这样一个所在。它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讲述他自己国家以及它与世界其他国家联系的讲台。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有关我国的情况。

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新的社会模式，一种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新模式、一种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作为一个伟大的概念，社会主义决不是一种失去了活力的力量。实际上，苏联在一种艰难困苦并且往往同它在本质上格格不入的各种势力的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展示出它人道主义的潜力。

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并不只是在重新粉刷门面，而是重新建造整个结构，在这样一个结构中，共同生活的规则必须也将要建立在法律至上、人民政权、对外部世界开放、各民族和睦和友谊的基础上。

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共同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和人民知识分子的努力——我们不仅抛弃了过去僵化的陈规陋习，而且焕发了新建设的巨大热情。即使如此，以一位诗人的话来说，我们也许有一两个阴郁的日子，但我们相信，作为我们充满希望革命的开头的改革，将使这些希望永存不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将坚持改革，因为改革包含了人民的普遍意愿。

今天，当某些卡珊德拉式的预言家迫不急待地作出不祥的预言的时候，我们却作出自己的预测。我们希望那些了解世界的命运是与我们改革的前途密不可分的人们与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历史乐观主义精神。这样我们可以对他们说：我们要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决心是与我们对胜利的信念、立足于民族体制的信念并行不悖的，这些体制将要显示他们真正的和充分的权威。

我们正在朝着这条道路前进，指导我们方向的是我们对于历史的性质以及我们目标任重道远的了解，我们必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不拒绝国际社会的支持。

请相信我，我们不仅在自然灾害和国家不幸的悲惨日子里感受到这种支持。我要向各位代表说：这种支持也存在于你们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中；这种支持也体现在你们同胞慷慨的恻恻以及他们的言行之中。所以我请各国政府和国家的使节向你们的国家和人民转达我们热烈的感激之情。

迪马先生（以法语发言）：我今天是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您被一致当选为大会主席。您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您对联合国体系的熟悉以及您的品质尤其使您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我们相信这些特征将使您能创造奇迹。

我也想在此向您的前任上届大会主席丹特·卡普托先生表示敬意。他精力充沛而又高效率的履行他的职责，值得整个联合国向您表示感谢。

我也代表12个成员国向秘书长表示：在他执行重要任务时我们将给予决定和无条件的支持，并向他表示我们极为钦佩他在全世界为了和平而孜孜不倦地工作。

欧洲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一贯认为他们应该对为建立更加紧密团结、更为公正与和平的世界所作的努力作出特殊贡献。

我现在想就我们主要的外交行动谈一些看法；我要说的是我们为和平所进行的共同斗争、对经济发展的展望以及反对由侵犯人权行为、恐怖主义和贩毒给我们社会所带来的灾难的斗争。

我首先想谈谈过去一年里事态发展所带来的希望。虽然所取得的进步还太脆弱，不能使国际社会确信世界将很快出现和平的黎明，虽然在各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甚至恶化，确实，新的冲突正在出现；然而总的事实是，和平事业在最近取得了也许是前所未有的进展。

在欧洲东方和西方的关系中，最近的事态发展表明历史遗留的一度被认为不可治愈的严重伤痕，现在也开始痊愈。就双方而言，一种共同的语言正使我们能够交谈、谈判并达成就在不久以前似乎不可能达成的协议。

欧洲理事会已试图给东西方关系新的动力，这样做的理由是，苏联和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特别波兰和匈牙利已进行走向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变革。虽然其中一些国家仍然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但是上述国

家已开始的改革很显然有利于在欧洲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消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分歧，我们怎能不欢迎这些改革并给以支持和鼓励。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进展与这一前景密切相关。自今年1月在维也纳通过会议闭幕式文件以来，在伦敦召开的信息论坛会和巴黎召开的第一届关于人类范围的会议使进一步利用赫尔辛基进程的范围以促进基本自由事业、促进法治和民主价值成为可能的事。

有关旨在建立信任 and 安全的措施以及欧洲常规部队的谈判，目的在于消除可能破坏欧洲大陆的稳定和安全的失衡状态。这些谈判已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使人们满怀希望地感到在今后几个月里可以出现对东西方关系的未来有重要影响的巨大进展。

凭借着1989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化学武器裁军会议所提供的动力，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这一更加广泛的场所中已出现令人鼓舞的结果。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希望尽早达成全面的、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最近的美苏会议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在此方面最令人鼓舞。

同样我欢迎美国总统昨天和苏联外交部长刚才宣布的关于将两国所储存的战略武器削减一半的双边谈判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希望上述谈判能早日取得成果，过去所取得的诸如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重大收获能得到保持。

联合国一致认为欧洲极其重要，但是欧洲并不是争取和平斗争的唯一战场。

世界许多地方都已出现令人鼓舞的迹象，使人感到某些冲突将得到解决。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进一步推动这些有利的事态发展，欧洲共同体12个国家已经开始执行这项任务。

在纳米比亚已开始了实现独立与和平的进程。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完全支持秘书长的行动并郑重呼吁所有各方不得阻碍通向和平的进程。欧洲共同体随时准备根据洛美公约欢迎独立的纳米比亚出现在其伙伴当中。

与前线国家，特别是去年6月在卢森堡开始的富有成效的对话表明所有人都渴望早日解决这些拖延或阻碍该地区发展计划的持久冲突。欧洲共同体愿意促进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地方进行的重建，以帮助当地人民建立一个和平的新时代。

在此方面，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一贯坚持认为有必要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建立公正、民主的社会。我以后还要谈谈这一基本要求。

十二国尤其注意执行秘书长西撒哈拉和平计划的情况，该计划可望导致举行一次关于自决的公民投票，并有希望解决这一问题。十二国相信，成立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将促进实现这一目标。

中美洲国家通过最近达成的特拉协定，表明它们决心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使我们感到满意。这一行动的成功将取决于各方履行其所作的承诺。人们还期望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将支持这些和平协定的执行。

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愿称赞中美洲国家元首在民主精神的感召下所表示的温和与对话的愿望。一九八九年二月举行的圣佩德罗苏拉会议，表明欧洲共同体和孔塔多拉国家集团决心支持中美洲国家政府定为其目标的谈判与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十二国还满意地注意到南美洲民主运动所取得的进展，尤其是智利的自由选举所预示的积极事态发展的前景。

自宣布两伊之间停火以来——此举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欢迎——秘书长在十二国的支持下，不断作出努力以保证谈判持续向前发展，直至问题最后解决。但我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不战不和”的局势。因此，十二国愿呼吁两国政府为秘书长及其同事的努力作出贡献以把目前的停战变为持久和平，并立即充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

十二国希望，伊朗领导人将表现出他们愿意以符合指导各国关系的准则的建设性与和平的方式为国际生活作出贡献，这样该国才能够重新获得它在本地区及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地位。

苏联部队撤出阿富汗是政治解决的必要，但并非足够的条件。只要冲突继续

存在，阿富汗各方就仍需要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以实现真正的自决进程，继而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并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和不结盟的阿富汗。十二国阐明它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促进该问题的解决所作的努力。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希望难民将能够自由和体面地返回家园，愿意在冲突得到解决后，按照我们正在向该国长期遭受苦难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做法，为阿富汗的重建作出贡献。

在最近几个月中，柬埔寨出现了一些有可能恢复和平的迹象——虽然还是暂时的。十二国欢迎越南撤军的决议，认为撤军使我们能够找到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办法。十二国对这一作法的支持鼓励法国率先与印度尼西亚一道，在巴黎主持召开了国际会议，这次有联合国秘书长出席的会议使所有高棉各派别及最直接卷入的国家汇集到一起。

尽管会议未能达成一项协议，但我们可以说它标志着争取和平解决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各方应抱着必要的决心，继续目前已经开始的进程，争取最终实现全面解决，即保证柬埔寨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地位，使柬埔寨人民能够通过自由和受到国际监督的选举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关各方仍企图以武装力量在这方面找到解决办法的诱惑，只能使局势陷于僵局。十二国相信，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唯一方法在于对话和民族和解。

该地区继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还加重了越南船民的悲惨状况。十二国与秘书长和国际社会一道，决心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我们愿再次表示，我们希望能够按照联合国庄严确立的普遍性原则，使朝鲜人民尽早在联合国享有充分代表资格。

我们迄今所取得的进展、以及目前所抱有的到处可能实现和平的更坚定的信念，只能加强我们的决心，以争取解决正在进行的冲突，首先是中东冲突。

在中东，虽然巴勒斯坦一方作出了很多重要决定，开拓了实际寻求解决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新的前景，但在对这些行动作出反应这一点上，仍未取得进展。然而时间的流逝不利于任何人。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失去的机会所必将引起的失

望感。

共同体正在向所有人发出同样的明确信息：如果要实现和平解决，那么就需要在中东及世界任何地方承认各国尤其是以色列享有安全的权利，以及各国人民得到正义保护权利——换言之，即巴勒斯坦人民充分享有自决的权利。共同体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适当方法仍然是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

被占领土上的局势生动地表明在寻求解决方案方面缺少进展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些领土上的居民所采取的措施——继续关闭大学、驱逐居民、以行政理由扩大和增加被拘留人数——促使十二国再次呼吁以色列当局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履行其作为占领国的义务。

十二国在《马德里宣言》中，阐述了其对以色列关于组织选举和给予这些领土暂时自决地位的计划的立场。这种选举要产生真正有意义的影响，就应当成为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以及执行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为基础的全面解决进程的一部分，这些选举应当在充分保证包括耶路撒冷东区在内的所有被占领土的自由的情况下举行。

十二国本着同一精神并在同样原则的基础上，欢迎埃及为促进穆巴拉克总统提出的十点建议中所确定的和平进程作出的贡献。十二国尤其希望，这将能够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开始必要的对话。

十二国及其成员国并非坐等其渴望看到的冲突的解决，而是计划加强与被占领土的合作，制订援助被受继续占领及其带来的各种限制之苦难的人民的计划。

我现在要谈谈黎巴嫩。在那里，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所遭受的悲剧至今已持续了14年。在过去几个月中，它所遭受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战斗也比以前更加残酷，人人所面临的痛苦也是骇人听闻的。*

*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正是这一点促使了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发出呼吁，要求实现有效停火，解除封锁，并且开始民族和解的进程，以确保在新的机构基础之上全面恢复黎巴嫩的主权。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一贯支持阿拉伯联盟所采取的各项行动，这些行动首先是在六国委员会领导之下展开的，后来又由三国首脑进行领导。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欢迎该委员会在最高级别恢复其使命，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并希望一旦各方对该委员会的提议完全达成协议，就应开展对话，寻求和平。

目前至关重要的是，对话正在重新开始，黎巴嫩所有各方都应免受外来压力，这样他们就可能会就一个新的体制达成协议，以便能够在一起共同生活，而这一体制应当考虑到目前存在的人口与社会情况。通过建立这样一个体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除外——黎巴嫩必须恢复其完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就是法国一直致力于要实现的目标，在共同体伙伴们的支持下，法国将继续这样做，与此同时，法国将始终不渝地支持在三方委员会领导下所采取的阿拉伯行动，直至在黎巴嫩重新燃起希望之光。

与此同时，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制订了援助计划，以减轻黎巴嫩人民的苦难，并且促进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恢复黎巴嫩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以此表现出对全体黎巴嫩人民的声援。

我们谈到黎巴嫩，一定要谈一谈人质的命运，被劫持的人质中有几名是共同体成员国的公民。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希金斯上校呢？他曾服务于联合国。十二国谴责扣押人质，对于这种行径，我们必须依照安全理事会通过的有关决议的精神，运用一切手段予以抗击。十二国向那些可能施加某些影响的国家呼吁，请求帮助寻求释放这些人质。

关于欧洲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塞浦路斯问题，我想申明一下共同体的一贯立场。十二国呼吁所有各方与秘书长和他在当地的代表合作，以克服目前的障碍并寻求对话的途径。十二国要求他们不要坐失良机，现在正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寻求到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将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维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主

权、领土完整和统一。

我们都知道世界和平是一个神圣的事业。这要求我们大家矢志不渝，全力以赴为之奋斗。这要求我们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当然，当紧张的温床此起彼伏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沮丧，因为我们总是对失望的情感所困扰，当西西弗斯站在他的山顶之上，眼看石头又要滚下山去的时候，恐怕也会颇有同感。

然而，还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这一大会为其缩影的人民之链为着和平事业仍然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一持久的任务需要大家共同来完成，我们要想获得进展，就必须全部动员起来。

因此，我们本着同样的决心，抱着同样的希望，相信会交同样的好运，来解决其他各种冲突，对付其他领域中的紧张局势，消除各地会带来进一步分裂的苗头。

现在我想谈一谈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这两个国家的局势，这两个国家曾经和睦相处，为着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但骤然之间他们却为暴力所震动，程度之极，竟使他们兄弟反目，成为仇敌。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能否尽快恢复理解与对话？十二国真诚希望他们能够这样做。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们支持穆巴拉克总统所作的调解努力，并希望能够出现和解与理智。

其他种种悲剧也在上演。在埃塞俄比亚，内战继续猖獗不止，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受尽苦难与贫穷，尽管如此，似乎正在出现对话的前景。十二国希望竭尽全力，为谈判与和解铺平道路。苏丹和索马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想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表示赞扬，大家都认为该机构的工作是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

最后，我想提一下旨在恢复斯里兰卡的和平与民族统一而在科伦坡政府与新德里政府之间所举行的谈判，这些谈判为人们带来了希望。

关于东帝汶问题，十二国重申支持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在秘书长的主持下所进行的接触。十二国希望能够尽早地获得进展，以实现为国际所接受的公正、全面的解决。

不管怎么样，和平事业已经获得进展，这一点我们有目共睹，而本大会尤其会作出证明。和平事业之所以会取得进展，是由于进行了多边和双边的对话，由于各国愿意放弃通过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由于联合国在其调解工作至关重要的地方发挥了作用。十二国愿意置身于这一不断更新的任务，并在消除各种冲突中发挥主要作用，而消除这些冲突的办法是分析其是非曲直，并在这些国家之间达成协议，争取未来的和睦，以此来树立典范。

然而，实现和平，缓和紧张局势，消除暴力，所有这些都不能与反对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种种不平等而进行的斗争截然分开。我要再说一遍，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刺激产生新的动乱点，而这些动乱点的产生可能会源于穷苦人民的暴乱。我们必须确保世界范围内的增长能够更公平地得到分享，更为平衡，更能有助于解决一些国家的赤贫，而这些国家自然资源贫乏，或者受到了历史的不公正的待遇，或者为外债的负担所压垮。采取有助于增长与发展的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共同体将此作为与其他各国关系中的一个关键着眼点。

自一九八〇年代初以来，经济恢复增长，并极大地推动了贸易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巩固这一潮流，并与此同时继续与通货膨胀和失业作斗争。我们必须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受益于这一发展。有些整个地区，特别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继续落在后面，如果我们不把南北团结放在首要位置，那么所作出的种种努力都要付诸东流。

欧洲共同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作为援助的主要提供者，认为必须在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与环境这三个关键领域中采取实际步骤，关于这一点我想再说几句话。

近些年来，欧洲同日本以及一些其他亚洲伙伴一道逐渐接过了发展的势头，而这一势头以前则是由美国的增长而产生出来的。这是一种健康的生长，是共同体成员国在投资和现代化方面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为抑制通货膨胀并

最终于一九九三年建立内部市场而采取的坚定的统一的行动而带来的结果。

这一内部市场将不会是包罗万象的。一九九三年的欧洲将是一个“伙伴的欧洲”。最终建立内部市场的方案并不会削弱共同体的国际义务。无论是现在和将来共同体所有的多边或双边的承诺都会得到尊重。保持并鼓励一个自由的开放型的贸易体制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

欧洲事务的伙伴将会受益于通过消除国界而于一九九三年建立的单一市场，受益于在进入市场程序方面所作的改进以及更大的透明度。十二个市场汇同成为一个具有三亿二千万消费者的单一市场，这将会推动经济增长，也会为每一个人带来好处，这是因为，已经占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进口将会继续增长。

在较为具体的领域内，共同体在国内一级所采取的努力还将对第三国具有积极的效果。比如，逐渐实现经济和货币联盟——这将是今后几个月内的主要项目——将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五年以前开始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仍在进行。这有助于改善国际市场的形势。共同体重申1989年4月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期会议上所作的承诺。共同体所作出的努力很大，我想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者。

共同体在1989年继续增强他同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关系。

首先，他正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一起准备进行新的对话和合作。

其次，已经同东欧国家缔结了一系列协议：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最近同波兰签订了协议，委员会主席安德烈森和我还对波兰进行了访问。最后提到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形势越来越紧迫地需要提供在阿什最高级会议上决定的并被24个国家接受的援助。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以适应需要。

我们正在同苏联和保加利亚进行谈判，并正在设想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这是共同体计划进行各种各样形式的合作的基础，作为其成员国正在进行的合作的补充。

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的创立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体）能够促进其同地中海

国家的关系并使之多样化，虽然这种关系已经富有成效。

我们正在进行同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讨论，作为根据一项新的贸易协议在1988年签署的合作协议的补充。

在亚洲，1988年是共同体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增加投资以促进工业合作而采取联合步骤的一年。

共同体和其拉丁美洲伙伴正在采取努力使合作和贸易多样化。他正在根据圣何塞协议发展同中美洲的合作，促进了巴拿马地峡国家正在进行的努力。

最后，我想对共同体与其发达国家主要伙伴贸易关系的改善表示深深的满意，而发达国家是否愿意谈判是目前最需要考虑的事情。

这种气氛的改善是脆弱的，而我们巩固这种气氛的最好机会就是要在预定的期限内完成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并保证在这领域取得丰硕成果。

在今后几个月内，南北团结将在国际上引人注目：《洛美公约》的展期；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联大特别会议；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最不发达国家国际会议以及制定第四个发展十年。

让我们抓紧这些不同场合提供的机会，因为他们能使我们估量已经取得的成就并且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继续前进。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国家自己所采取的国内策略。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进行了勇敢的调整进程，虽然这有时可能会产生社会和政治观点上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我想赞扬他们所作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往往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

但是，这些努力只有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作出才会有益。

首先，绝对有必要减轻现已不可容忍的高额债务负担。

在这一关键领域，普遍采用的协调和建设性办法已经有可能克服阻碍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进展。

共同体有几个成员国已采取了额外措施，取消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以支持最贫穷国家。法国已通过共和国总统宣布全面勾销35个最贫穷非洲国家由于发展援助而引起的债务。这一措施将在1990年1月1日生效并且是——我在此必须说——无条件的。

同时，肯定没有如此贫穷但正在竭力摆脱银行债务沉重负担的其他国家正面临困难的~~政治~~和经济选择。这在拉丁美洲尤为如此，因为在那里解决债务问题应该使巩固和增强该地区的民主成为可能。

墨西哥和菲律宾两国已经成功地走上了这一道路。

但是，解决债务问题的进展本身不足以保证发展，必须要有新的资源。这种资源首先必须来自于贸易。共同体已在很大程度上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放了市场。共同体在最近没有等到乌拉圭回合的结束就在使热带产品进入其市场方面做出了明显的进展。

正在进行的重新谈判《洛美公约》过程中，共同体将努力进一步改善已经证明有利的安排。

即使这样，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依靠一小部分的出口商品，他们对进入工业国家市场还很不够。商品共同基金现在应该生效。共同体计划增强“稳定出口收入”和“稳定矿业部门出口收入”制度，已根据《洛美公约》稳定出口收入。

官方发展援助和上述措施一样，仍然是生命线，在这方面，共同体已经在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共同体成员国加在一起所提供的援助已经很明显地在朝着自1980年代初0.7%目标的方向前进。

但是，归根结底，经济发展依赖于不懈地动员国际力量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大气层的温度升高，臭氧层的恶化，海洋和淡水资源的污染以及沙漠化，所有这些都威胁着我们整个星球。

早日对这一威胁作斗争是我们所有人责无旁贷的责任。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并不总是具有足够的资金的。如果工业化国家努力开始提供新形式的合作和资金，这将使世界各国更容易采取共同行动保护环境以及管理自己的自然资源。这肯定是国际合作可以采取的一种最必要的形式。

这种合作极为显著，尤其是以保护热带森林，帮助孟加拉国克服洪水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或者在撒哈拉建立天文台的形式。

全球性的威胁如此之大，必须进行国际谈判，以明确共同关心的目标。

由于这一前景，联合国秘书长在1992年召开的环境和发展会议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将在1990年举行的世界气候会议应为在温室效应问题上作出显著成绩提供机会。共同体真心要求缔结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并且还希望就海床采矿进行对话。共同体已经或即将要采取一系列具有直接效果的决定：尽早更快地实施赫尔辛基消除氟氯烃决定；就温室效应制定行动计划；加入关于危险废物运输的巴塞尔公约；建立欧洲环境机构；以及制定热带森林援助方案。

这些行动和对目前国际谈判的支持以及在环境问题上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都表明，共同体对保护我们星球的环境承担了越来越大的责任。

还有其他的威胁也要求我们警惕并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我们同样也不能对违反人类最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为保持沉默。这种违反基本自由和权利的行为很多，但是不幸的是它们仍然在各个大陆的许许多多的国家里还存在。

人权问题是联合国的立法之本，共同体十二国坚持不懈地为捍卫人权而斗争，因为它们不能对违反这些权利的不可容忍的行为无动于衷。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将以检查官的身份出现，而是它们的斗争产生于共同体为之基础并使其成员国走到一起的价值观念。

天安门事件我们依然记得。我们要问一下欧洲共同体同北京的关系是否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得到解决。我们衷心希望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警惕地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最终注意到整个国际社会对他们发出的呼吁。

我们还对确保中国完全尊重就香港立法文件所作出的承诺相当重视。

十二国希望再一次发出呼吁，请允许缅甸人民自由行使其言论权利。

在巴拿马也已经进行了自由选举。十二国对美洲国家组织努力推动危机的解决表示支持，他们重申其对目前当政的新政权的保留意见，这一政权不具有任何形式的体制上的合法性。

我现在再次谈论一下南非。人们要问，吹遍南部非洲的“改革之风”是否会对南非产生积极影响。十二国一贯谴责极端可憎的种族隔离政权，它们也注意到了南非领导人关于决心实行改革的声明。然而，十二国也遗憾地注意到紧急状态的延长，继续禁止反种族隔离组织，实行压迫和继续拘押大批政治犯，首先是纳尔逊·曼德拉。它们将继续施加压力，直到达成预定目标。

侵犯人权的行为损害了国际关系，是当代的一种祸害。大会目睹了有关法律文书和决议的制定，这些文书和决议有着崇高的目标，每个国家都表示接受。一些人民在遭受痛苦，他们的希望因为粗暴使用武力和滥用权威或仅仅因为有人不理解人们何以要坚持不懈地勇敢地走向自由而突然化为泡影，在这里，我们怎能置之不理他们的感情？我希望向人权委员会表示敬意，它正竭尽全力来争取人们尊重联合国所珍惜的价值观。今年，该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两份极其重要的草案，在此之前的一些年中，委员会曾克服重重困难把它们组织在一起。这两份草案是关于取消死刑的第二份任择议定书和儿童权利公约草案。我希望最后的磋商将导致在本届大会上经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这两份草案。

尊重自由与抵制恐怖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诉诸野蛮的恐怖主义行动都是没有道理的。所有恐怖主义分子都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意味着每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而且应当作出一致的反应。

关于早日建立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共同体区域的前景问题，十二国中主管公共秩序的机构日益加强了合作，它们认为，鉴于目前所面临的威胁，没有理由放松警惕性。

人们不能忽略对民主价值观的另一个挑战：即滥用麻醉品问题。上个月在哥伦比亚，毒品贩运者显示了他们的可怕力量，这一悲剧性事件再次表明，需要在反对毒品方面的国际合作。我希望对哥伦比亚各有关当局的勇气表示敬佩。共同体全力支持他们，并支持美国总统采取的措施。除了在区域一级采取的行动外，十二国认为，应当在国际范围内，包括生产国、消费国和过境国之间，采取有效办法来解决毒品问题。有鉴于此，十二国认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正当讲坛是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麻醉药品委员会和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它们对推动通过新的联合国反对非法贩运麻醉品公约作出了贡献。这一公约已于1988年12月开放供签署。

共同体极其重视联合国的工作，这体现在它积极参与维持和平行动方面。我们之所以非常关心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并了解为此目的而进行的改革的最初结果，原因即在于此。

法国是欧洲共同体理事会的现任主席，这是法国第一次以此身份代表欧洲十二国在大会上发言。我意识到这给我带来的荣誉。在法国看来，欧洲共同体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法国把这一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业。我希望在欧洲共同体日益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日益加强其特征。共同体通过其国际组织中的声音，以及在出现重大问题时“三驾马车”所采取的行动，向世界各国人民表达了共同体人民的和平意愿。我很高兴能够代表欧洲发言。

最后，请允许我以我国的名义讲几句话。对和平的渴望，对进步的追求和对法律的珍惜，所有这些，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来说，都代表着地球上一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的希望。这就是法国在1989年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意义所在，这些行动包括禁止化学武器会议，关于人权的行动，以黎巴嫩名义采取的

行动以及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法国之所以坚定选择在国际大家庭中支持最贫困民族，原因也在于此。

在临近2000年之际，我们面对并卷入了新的斗争。在进行这些斗争时，我们不能回避，也不应空谈。后代人在评价我们时，将要看一看我们如何来应付目前的重大挑战，例如环境受到的威胁，千百万人的绝对贫困以及对人权和自由的侵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团结。法国衷心希望在这一具有崇高声誉的讲坛上将发出一致的声音，引导国际社会推动世界各地的对话，发展与和平。

下午12点40分散会